



流浪美国

WANDERING ABOUT IN AMERICA

华夏出版社

9102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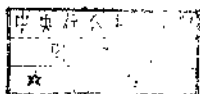
[24 1.5]
41



• 7 0102127 8 •

流浪美国

陈 莱 著



华夏出版社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氓美国/陈永善.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7.3

ISBN7-5080-1186-4

I. ①流…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2426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便门内大街132号 邮编 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区伟智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5 275千字 116页

1997年3月北京第1版 199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定价 7.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目 次

上 篇

一、大馅饼的故事	(3)
二、I Love I A	(9)
三、美国乡村	(15)
四、学 校	(2)
五、半工半读	(21)
六、大 罢 工	(35)
七、武林高手	(41)
八、玛 琳 达	(15)
九、老阴的故事	(57)
十、出 走	(66)
十一、返 城	(70)
十二、奥 城	(77)
十三、上帝的背叛	(84)
十四、暗夜漫漫	(94)

下 篇

一、老许的故事	(101)
二、绿 卡	(116)
三、皮 肤 病	(121)
四、裕 子	(127)
五、閤 居	(135)
六、一 封 信	(140)
七、E + 1	(148)
八、姐 妹 俩	(155)
九、尾 声	(164)

上 篇

刘浪一个人静静地站在机舱尾部抽着烟。漫长的飞行使他感到异常疲惫，但他却没有一丝的睡意。坐得太久也会令人感到累，他宁可站着。机舱内很暗，乘客们都在睡觉或正努力地去睡。连空中小姐们也在利用这样一点儿时间来休息一下。乘客们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有回家的兴奋，有探亲的喜悦，而刘浪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与这些知道自己目的地的人相比，他感到很寂寞。其实这份寂寞并不是仅仅出现在这个时候。事实上，从他略微懂事时起他就感到寂寞，并且一直跟随他到现在。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刘浪离他阔别五年的祖国越来越近了，回忆着并不算太长的人生，使他觉得上帝跟他开了一个残

酷的玩笑。

记得在上学前，同班的伙伴们都已经掌握了简单的加减法，可以自己看懂小人书了，刘浪却只会用沙堆上挖一条很长很深且不易倒塌的洞，并常常为此而感到骄傲，沉浸在自己假想的王国中，还经常将自己的鞋子埋在其中的一个洞穴，好像一只狐狸小心翼翼地埋藏着自己的食物，只可惜他不具备狐狸那敏锐的嗅觉，所以经常光着脚回家而挨一顿臭揍，但这并不会阻止他重建自己的王国，上学后，当同学们放学回家或者在操场上嬉戏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坐在空旷的教室里而将错别字写上一百遍或一千遍，可惜效果并不曾当年他的老师所想象得那样好，要不然为什么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写别字或者读错音呢？还好，现在没有人可以再逼他写千遍万遍的字了。母亲对自己孩子的偏爱总是盲目和愚蠢的，大约四年级的时候，他的母亲大概还未意识到她的儿子会在今后的几年中带给她一些什么样的烦恼，在一次家长会上，她竟天真地走到了刘浪的班主任面前说，“希望老师能禁止那些坏孩子与我家刘浪来往。”这大概是那个可怜的班主任一年来所听到的最令人不可思议的话了，她肯定而冷酷地对刘浪的母亲说：“是的，我会禁止您的小孩与别人的孩子来往，以免把别的孩子带坏！”从那以后，刘浪的母亲、父亲，甚至姐姐，不论开什么样的家长会都没有按时回过家，总是小心翼翼地等待着老师在送走其他家长后挨一顿臭骂。

上中学后，刘浪经常打架，虽然从未因为做好事而被学校广播表扬过，但在同一的全校校务会上，倒经常因为是一小撮坏学生而被教导主任通电训斥，也许刘浪脸红过，但羞愧代替不了人前显赫的虚荣，到后来，如果点名中没有刘浪，他倒颇为愤怒，难道自己的级别不够吗？大概是上帝的呵护，

刘浪尽管身经百战，却从未因伤了别人而进号子，他终于跌撞撞地走完了中学时代。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居然去了美国，而且是去留学。若干年后，又居然道貌岸然地以华侨身份回到了家乡。穷虽穷，但华侨毕竟是华侨，这一点半分都马虎不得。

经刘浪认可的，他一共谈了一次恋爱，当然这也包括了他的初恋。在他这种年纪有过三次恋爱并不奇怪，令人奇怪的是他的恋爱对象都是同一个人。经过双方历时十载的分离离，终于熬到了结婚的年龄，可两个人又分开了，不知他们在瞎折腾什么，分开的痛苦并不像刘浪想象得那样剧烈。相反，他倒感到一阵轻松，只是想想当年那些令人耳热的山盟海誓有些二百五，不知为何爱那个女了爱了那么久，因为痴情？还是习惯？他也不明白。刘浪想，这大概也就是为什么他去美国这么些年，相好的牌子却从未换过的原因。唉，一切都是命运，就好像他去美国一样。

一、大馅饼的故事

高一那年，正当刘浪为高考心急火燎的时候，突然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刘浪还没等把嘴张开，那大馅饼已经急不可耐地砸进了他的胃里，以至于他多少认为自己有点像《西游记》中路过五庄观的猪八戒，好不容易尝到一个人参果，还未细尝，已经囫圇吞枣矣。

那天1980年11月，当很多的人都跟在大学生屁股后面起哄时，刘浪经常出入北京市公安局。并非被临时雇用做探子，只是为了办理护照。护照拿到了后，北京大街上已经面无人色，刘浪这才仿佛清醒过来，特别后悔没有赶上热闹。

时局的发展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没过多久，不少驻京大使馆都暂时闭馆，不再发放签证，其中也包括美国大使馆。而刘浪的护照除了用过一次进入友谊商店良美以外，还不过是废纸一堆。此时的刘浪，既无身份证又无户口本，除了一本不能经常带上街时护照外，没有其它任何证件可以证明他不是外地盲流或外地大学生。因此，在他离开北京以前的一个月里，他每天都像过街的老鼠一样小心翼翼地进行着他的第二次恋爱。

通过一个较复杂的亲戚关系使刘浪获得了这次去美国的机会。原来有一对有钱的美国夫妇希望资助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中国青年去美国深造，而刘浪的这个亲戚与那对夫妇是好朋友。再加上只有刘浪在年龄上比较合适，而且那对美国夫妇对刘浪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就选中了他。那时凡有可能离开北京或中国的人都在疯狂地钻资本主义的空子，各国大使馆外经常是人山人海彻夜地排队，刘浪从来没有那种紧迫感，大概是因为那大馅饼还没有消化吧。他照常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吃好吃饱，大约9：30才来到美国大使馆。那时一般来讲，大使馆外的队已经排得不见屁股了，他仿佛不是在给自己办签证而是为了其他不相干的人。看看大使馆还未开馆，就又兴高采烈地找哥们或女朋友去混一天。可惜，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不像当年西贡的那个，一关小30年，

一个星期后看看风平浪静了就又开了张。那大刘浪依旧来得很晚，还等了个号，一百多，“这不是逗我吗？”刘浪想，“命

径，中国每年走这么多人，人口为什么还降不下来？”

在反特权情绪特别高涨的那一段时间，尽管在社会压力极大和周围无数白眼和谩骂的冲击下，刘浪还是毅然决然地走了个后门，加了个塞，昂首挺胸地第五个走进了美国人使馆。

其实那天天气很一般，太阳也很一般，并不比平时的圆或光，可不知怎么着，刘浪特别幸运，与刘浪一同进入的还有两个人，听他们交谈是清华的，两个人特别骄傲地坐在刘浪身边，一个手中拿着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个拿着普林斯顿的，得意洋洋地在旁边讨论着彼此的奖学金啦、拟供人的情况啦，等等。刘浪伸过头去，一脸的羡慕，也掂插一腿踢一脚，可加造到了不屑一顾似的一瞥。两个清华高材生怎么会瞧得起一个破高中生。“好的，”刘浪心里骂道，“还没出国呢，就一副假洋鬼子样，烦！”

大学生都坐在一间大屋子里像一群待宰的羔羊，紧张地等待着领事们叫自己的名字，并不时地交头接耳，猜测着领事们可能会问的问题，唯一镇定自若的大概就要算刘浪了，他不断地东张西望，发现来等证的没有一个年纪与他相仿的，不是去探老公，就是去探老婆。还有不少老头老太太，一看就是去当免费保姆的，去给自己的儿女带孙子孙女。“有病！”刘浪嘀咕道，“美国就算真的黄金满地，也轮不到你们去发挥余热呀，捡得动嘛？”

已经有悲剧发生了，那两个清华毕业生中的一个被扯掉了，一脸的悲怆，“活该，叫你狂，”刘浪有些高兴。

审问刘浪的是一个婆娘，初见洋人也分不大清年纪，估算她中年吧。本来刘浪还想主动叫一个招呼，说一句“How are you？”一类的话，轻松一下情绪，可一走到窗口就全给吓

回去了。

“一定要不卑不亢。”刘浪想，“我还没来得及给美国人民带来什么不可挽回的灾难呢，不用害怕。”

这洋婆娘比较和善，懒洋洋地打量了一下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

“你叫什么？”

“刘浪。”

“去美国干什么？”

“念大学。”刘浪想，全是假话，我要说移民你还能让我去吗？

“你和给你经济担保的人是什么关系？”

“朋友。”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别人翻译的。”刘浪完全没有意识到他讲错了，把介绍说成了翻译。

“你可说一遍，你们是怎样认识的？”那洋婆娘本来正在用笔写着什么，这时停了下来，语讲得很慢，一字一句，并用眼睛盯着刘浪。

刘浪这才发现他用错了词，可是英文基础太差，本来大概就不会讲“介绍”这个词，在女领事的逼视下更不知该怎样讲，心中一急，不禁用手在窗台上轻轻地敲了起来，两眼发直，心想：这下完了。

那个女领事突然用中文又重复了一遍问题，刘浪从她的语气中听出了不祥，也许真有上帝，他竟然脱口而出“Introduce”，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那洋婆娘微笑了一下，不再问什么，只是低头飞快地写着什么。刘浪伸头缩脑地什么也看不见。

“玩完！”刘浪心想，“不过再好。”他转念一想，他倒希望拖一拖，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还很想与同学们去外地玩一闹。他明白到美国就没有什么轻松的日子了。

“你拿着这张收据，下个星期四再来领取你的护照。”那个洋婆娘递给刘浪一张黄纸条。

刘浪一愣，哟！这他妈的就完事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幸福的黄纸条？这就过关了？也不难嘛！刘浪记不清是否对那个洋婆娘道了谢，他感觉特别失落，似乎一切不该就这样结束似的。他有点神不守舍，忘记了将黄纸条就进口袋里，仿佛游魂似地走出了大使馆。

使馆前的队伍有些混乱，人们突然拥了过来，眼中放射着期待的光芒，一下子把刘浪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没这么多朋友呀！”刘浪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除了那个站得笔直的大兵哥外，没别人。

“你是怎么签的？”

“领事都问你什么了？”

“你是什么情况？”

刘浪眼中一闪出电影中每当发生重大凶杀案或丑闻时，记者们也常片这样，爆发出一些令人无从回答的问题。

刘浪本能挺直了胸膛，风度翩翩地用手指一下发问者，然后从容不迫、口若悬河地回答每一个问题，但他的身体却不跟他的头脑配合，头一低，贼似地挤出了人群，嘴里还念念有词：“不关我的事，我什么都没干过。”

顺利的签证使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很高兴。由于刘浪的资助人是一个生活在上流社会的有钱人，于是刘浪每天都要接受一些礼仪训练，去识别哪个是牛排刀，哪个是沙律刀。还要学习礼貌用语，搞得刘浪头晕眼花。

“我会得到什么呢？”

这些学前教育使得刘浪经常捉入非非，他不禁要怨每天穿着笔挺的西服坐在巨大的餐厅中用餐，出门开着漂亮的跑车，住在古堡似的豪华住宅中，尚未在游艇中扬帆出海，跟那些从美国电影、小说里买来的一样，想得忘形，他就一个人傻笑，有时必须用手敲一下自己的头才能醒过来：“他妈的，受资产阶级毒害太深。”

说真的，在刘浪内心深处还真不愿意这么早就离开北京。那时他的第二次恋爱正进行得有声有色，他真舍不得离开那个姑娘。

“我明年暑假一定回来看你。”刘浪对她说，对于这点刘浪并不存有疑问，一张机票对于一个百万富翁来讲太小儿科了。

“我一定会等你的。”她说。但在她心中，刘浪似乎不会这样快就能回来。

正当刘浪做着上述事情的时候，突然被父母逼上了去美国的飞机，“你还是早点走吧。”他母亲对他讲，“谁知道你这些天干什么去了？”儿子平时的表现太不能令人放心了。

7月4日美国国庆节那天，刘浪上了飞机，刘浪当时什么感觉也没有。早上起太早，还没睡醒呢。

进过检时，两个工作人员说道：

“这丫的是个小日本？”

“不清楚，反正用的是中国护照。”

刘浪心想：我这还没出国门呢，就不把我当中国人了。

二、I love L.A

由于学校要在八月才开学，因此刘浪只好先在洛杉矶落脚。洛杉矶是刘浪到美国后落脚的第一座城市，所以对洛杉矶印象特别深。其实，洛杉矶是由88个小城市组成的，统称洛杉矶地区，它与纽约、费城等著名老都市还不一样，是一个崭新的城市概念，不是当年以城堡为中心的名式城市。因此，看不到这个城市的具体规模，只是觉得它很大。

也许是刘浪出门那天没有看日历，或者这就是磨难的开始，一路上特别不顺。在日本换飞机时，他上错了飞机，不过还好，没有给他拉到埃塞俄比亚之类的国家，也是洛杉矶。本来他所搭乘的航班是85B，可拿到的登机牌却是82B，当他用半吊子英语与日本工作人员交涉时，那个工作人员也用半吊子英语告诉他：“不要紧，都到洛杉矶。”

刘浪当时并不知道区别，但由于这个错误，使他比行李先一步到了新大陆。下飞机后，他抱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疯狂地在机场内寻找着行李，那仓惶的神态与一身笔挺的西服极不相称。

“奶奶的。”刘浪气得两眼直金星，“这小日本害我，南京大屠杀的仇还没报呢，又误导中国新一代青年。”

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正当刘浪急得鸡不下蛋时，他的上帝又出现了。他突然在一个转弯处发现了自己的行李和一

人堆无人认领的行李放在一起，刘浪长出了一口气。尽管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丢了也不是事啊。

找到行李厅的刘浪又恢复了镇定，面带微笑地把护照递给了移民局官员，那个老黑看也没看他一眼，在护照上盖了个章，手一抖，他推着行李就算进入了美国。

“也不说一声欢迎来美国。”刘浪边走边想。

刘浪父亲的朋友已经在外边等他，他一向都很奇怪，到美国时，他一点也不激动，一点也不紧张，好像只是简单地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当阳光一下子照在刘浪身上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略带花香的加州空气，“这就是美国。”他发现，原来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气息，跟人一样。

开始，刘浪是寄宿在一个香港人家里。他发现香港人很臭屁，一提起大陆总是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刘浪觉得这个人很讨厌，开始的生活很寂寞，每一个中国人都很忙，包括他父亲的那个朋友，每天他只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第一次尝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刘浪在那个香港人的家里住了一个多月，留下一堆国际长途电话费离开了他家。

收留刘浪的是一个旅美的中国女演员，据她说，她曾在国内演过不少电影，只可惜刘浪一部都没有看过。这位四十多岁的老女人与前夫离了婚，正与一个老美同居，并且刚刚把她的女儿接来，这是一个神经质的女人。这位女演员收留刘浪并非出于好心，她目前正在好莱坞学电影艺术，无才多想从刘浪的口中了解一下北京的情况，做为第一手资料，拍一部电影作为毕业论文。

刘浪刚到美国时，看了不少香港、台湾的中文出版物，开始还比较感兴趣，因为毕竟口味不同，但看多了，也觉得特别无聊，尤其是一些社会新闻，刘浪经常看着看着就笑出了

声。在美国的华人似乎比土生中国人还激动，仿佛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些华人在那些失真的报道面前也变得极为亢奋，这也许是中华民族的特点——怕。像在美国，有不少来自欧洲的移民，不论欧洲发生了什么，大战也好，政变也好，这些已经来美的欧洲人从来不激动。中国人倒有些像犹太人，刚去美国的刘浪还不能了解这些中国人或者更确切地说华人的心态，一直到几年以后他才明白，中国人不论是否加入了任何国籍，从未把自己当成外国人过。

当那个女演员向刘浪提出要拍一部国内题材电影的要求时，刘浪实实在在地紧张了一阵，他的政治思想觉悟还是挺高的，无奈，吃人家的嘴短，刘浪只好假装内行地准托。

“场面过于宏大，你拍不了。”

“我只想拍天安门前的场景，写一个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故事。”那女演员试图说服刘浪与她合作。

“天安门广场的场面更大。”刘浪说，“再说了，几十万人挤在一起儿，乱哄哄的，你怎么拍？倒是有些乱涉隐私的，我曾看见一个女大学生骂骂咧咧地说某气功师是大骗子。”

“你总该知道一些别的吧？”女演员有些焦急。

“我只是个高中生。”刘浪无奈地讲，“没有那么大的交际圈子。”

“可你总该听说过一些吧？”

“真的想不起来了。”刘浪有些委屈，同时也看出那女演员非常失望，心想：“弄不好我又没地儿住了。”

“你对那场运动的整个过程总是了解的吧？”

“那当然。”刘浪回答得很肯定。“我一直在街上逛，要不然我爸妈干嘛这么早就给我表这儿来了？”

“那好，那好。”女演员两眼开始放光，“你可以编一个呀，

以这件事为背景。”

“这不成了瞎编了吗？”刘浪有些不屑。问，“艺术不是讲究真实吗？”

“这不是欺骗，这才叫艺术。”那女演员振振有词地说。

“你看这么着行吗？”刘浪想了一会儿说，“我给你编一个板爷，怎么样？本来在东四卖衣服的，大小不是个玩艺，后来瞎起哄……怎么样？”

“好吧，好吧。”那女演员有些无可奈何，但总算小有收获，“那你好好想想。”

“对了。”刘浪忽然想了起来，“你女儿不也在北京吗？她也可以编呀。”

“她老公不让她出门。”那个女演员多少有些惭愧地说。

在以后的几天中，刘浪渐渐寂寞了，人人和那女演员一块瞎编，“原来电影剧本就是这样编出来的。”

“百分之百真实谁看呀，再说，你现在在美国。”

“是。”

由于刘浪一直不肯积极合作，他并没有在那女演员家居住太久，经别人介绍，刘浪在一个叫小台北的中国城找到了一处住所，一个月几十美金。这样，刘浪所带的二百多美金也就所剩无几了。离开学还有小一个月，刘浪真不知道是否可以坚持下去，大概是由于刘浪还有利用价值，那女演员在把他轰出去以后，还经常来找他。

“怎么样，今天要不要去参加一次华人的教会活动？”有人，那女演员对刘浪说。

“干嘛？”刘浪有些迷惑。“我又不信教。”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刘浪已经很讨厌这个女人了，自私贪婪。